

族群社会与百年世居

——龙岗坑梓镇黄氏宗族及村围考察报告^[1]

饶小军

引言

在田野间考察客家人历史迁徙的踪迹，也许是客家民居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明清正史和地方县志，都鲜见有关客家人历史迁徙的史料记载，而研究者据为史料的客家宗族谱牒，内容大多有附会之嫌，足资凭信者少，这使得有关客家研究当中留下许多重大问题迄今没有解决。其中客家民居建筑研究时下所陷入的停滞状态，不仅是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所致，还有着历史本身所难以逾越的故障。而田野考察之所以必要和可能，乃是基于一种人类学的方法论假设：即客家的民系族群还在，古老的宗族遗风尚未泯灭，那些据说保留着中原古音的客家山歌仍在老人们的口中吟咏，加上那坐卧在田野上的客家大型围屋，为客家的研究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证据和活的化石，使学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有可能逐渐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多年以前，当我们从喧嚣的城市进入到恬静的龙岗郊野山区，在南方特有的焦灼的烈日之下，背着沉重的相机和测量工具，到处向当地老人探寻问路，踏勘着客家大院，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难忘。记得首次发现客家围屋的一幕情景：在郊野的深处，远远可见形似围堡的深宅大院，粉墙黛瓦，坚壁炮楼，静卧在山脚河畔和田野杂草之间。围屋四角的碉楼，赫然凸起，仿佛在骄傲地向世人昭示它那显赫荣耀的宗族发展史，深灰色的高墙院壁，布满了黑洞般的枪眼，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接近它的人们，一派森严肃杀的环境氛围，在晚霞余晖的映照下，散发出一股阴冷寒湿的历史气息。

几年来我们踏勘了龙岗无数的客家村寨，足迹遍及本地各村镇乡野。坑梓镇作为一个重点踏勘研究的基地，是由于坑梓镇的人口构成中大多为黄姓，几乎占据全镇人口的85%，宗族脉系较为清楚，所遗存下来的民居建筑具有较完整统一的型制。1998年，我们带领深圳大学的同学对其中的龙田世居、新乔世居、龙湾世居、回隆世居等进行了测绘，门楣题奏上清楚地记载了这些百年世居的历史。这种作为宗族社会和文化的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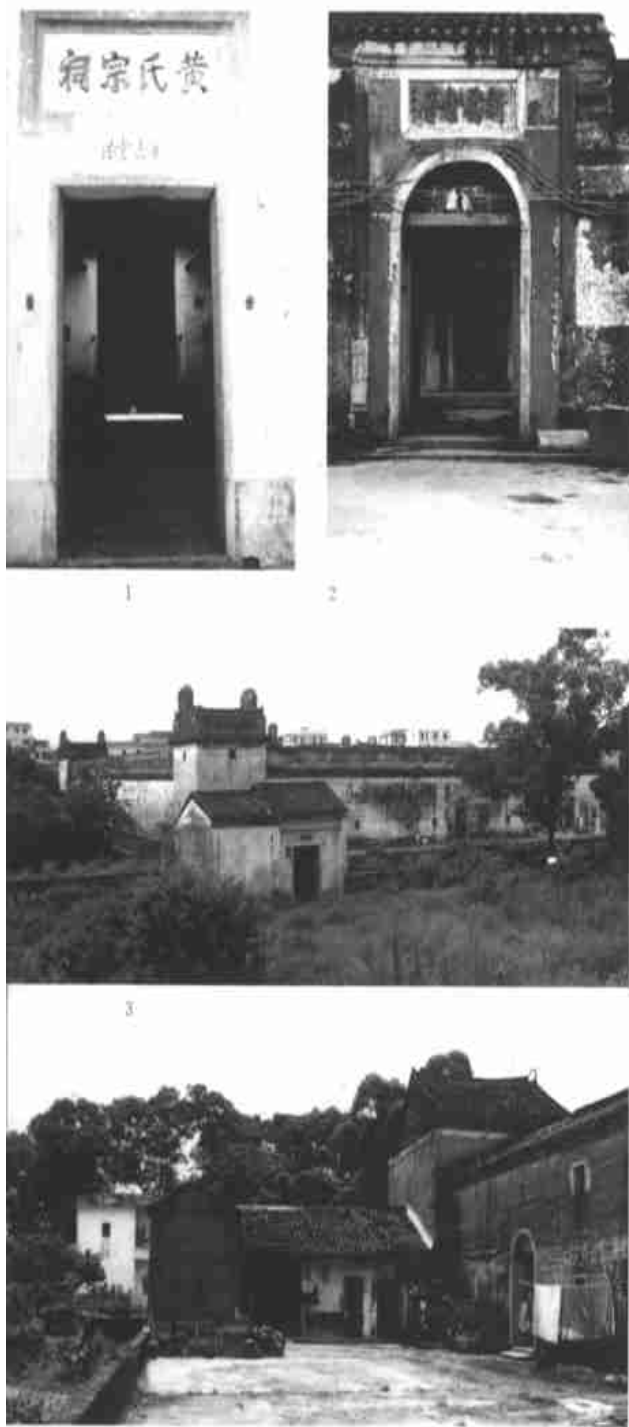
物质表现形态——“围屋”；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清代南方客家聚居地区宗族社会的隆盛繁华，以及当时建筑营造技术的高超技艺。

“迁海复界”

披阅年旧尘封的黄氏宗族谱牒，字里行间记载了黄氏族人祖先的郡望渊源、血缘组织、昭穆序别，记载了黄氏后裔如何数次迁徙，百年沧桑，仍香火不断，一脉相承。但有关当时从迁徙前的大历史背景却隐而不见，难以考寻。客家人的迁徙历史，肯定有着更大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因素，这是进行各种田野的考察工作的前提。参阅粤东各方县志，我们隐约能勾勒出了当时大体的历史线索：

清代初年，清廷平一海内，入主中夏，为防患于明末据守台湾及琉球群岛和澎湖群岛的郑成功，清顺治十七年（1660），兵部尚书苏纳海推行“坚壁清野”，颁布“禁海令”，企图困灭郑氏。清康熙元年（1662）又以“台湾郑锦扰及粤疆”为由，“诏濒海各县居民，内徙五十里”，并限期三天，立界碑强令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迁至界内，界外尽夷房地，空其人，越界者斩。广东沿海地域，土地荒废，人口骤减，据王昶《粤游纪略》称：“所谓界者，掘地为沟，广不盈丈，插竹引绳以表之，或遇山，则绕山址为沟，由此界外山，亦有去城十里许为界者，民间畏同陷井，侧足不前。”数年之后，因番禺蛋贼之乱，恐迁民仍通海舶，再令续迁海三十里，“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其人民。弃货携累，仓率奔逃，野外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迁海造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大片土地的荒芜废弃。这就是清代波及东南沿海各县区的著名的“迁海”事件。

至康熙廿三年（1684），台湾的郑成功势力业已衰落，趋于平定，清廷才明令“尽复闽粤沿海居民之旧业”。但“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2]为了复垦地多宽旷的粤东沿海地区，政府准许各地流移的农民迁入，实行招垦劝农的政策。原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客家民系，在“复界”令颁布后，纷纷举家南迁，赴沿海地区安基立业，深圳宝安、龙岗地区（清属新安县、惠阳县）的客家民系大多



于此时迁来，形成了许多以同姓同族为纽带的客家村围，本文所考察的坑梓镇黄氏宗族即形成于此时。

这次长达 20 余年“迁海复界”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构成、社会形态和村镇的结构，因此说它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导致的客家人第四次迁徙的直接原因，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客家文化及其聚落形成的社会背景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即客家人在迁海复界事件之后迁徙东南沿海地区，与当地原住民发生了文化上的冲突和碰撞，被当地人（广府人）称之为“客家人”，表现出当地人对外来民系的排斥和抵抗心态。这实际上为争论已久的“客

家”称谓由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客观的时间结论：即客家称谓应形成于“迁海复界”之后，而不是更早^[3]。当然，这还可以从“迁海复界”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关于“客家”的记载得到反证。

坑梓黄氏

坑梓镇是清代惠州府管辖下的镇域，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东北部，其北与惠阳县接壤，辖沙田、老坑、秀新、金沙、龙田五个行政村，全镇约 80% 的人口均为黄姓。清康熙年间这里正是强令内迁的重点地区，康熙廿三年准予复界后，居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及闽赣地区的各路宗族姓氏，纷纷“负耒横维，相卒而至”，^[4]沿惠阳到坑梓、深圳、香港等地，拓展疆域。据传说，坑梓镇旧无圩市，其居民多赴淡水、坪山、龙岗赶集。其中城内、沙梨园一带村民系由老坑黄姓家族分出，人们遂将附近一带统称为“坑子”，意即老坑的子孙，又“子”与“梓”同音，故后人将“子”改为“梓”，取意“桑梓”、“梓里”，引申为“老坑是故乡”。老坑在镇地南部，三面环山，中间有大坑，居民麇集繁衍，尤以黄氏家族为最盛^[5]。

坑梓黄氏，其先民原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客家聚落中心地域。“复界”之后，正值三省边区的客民人口膨胀，由于地域所限，希望向外拓展，因此“复界”给了黄氏宗族提供了一个从山区迁平原，并在沿海地区发展的极好机会。据《黄氏族谱》所载，其中多数“举家徙垦于广州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多与土著杂居”^[6]。最早来到龙岗地区开拓的黄氏祖先，是开基祖黄朝轩一世。约在明末清初之际，朝轩公隐姓埋名，从惠阳三多祝，来深圳坪山镇江边村择地开基，靠做小本生意，发家致富，建立了“黄氏宗祠”（图 1）。并娶陈氏为妻，生有二子：居中公和利中公。其中居中公于康熙三十年（1691），携三子迁居坑梓镇，先在老坑建“黄氏宗祠”，并由此而向坑梓其它地域发展，先后建立了数十座大型围屋，子孙繁衍，蔚成当地望族。

黄氏宗族的繁衍发展，事业逐渐兴旺，使其在坑梓镇的趋势越来越大。其中居中公的第三个儿子昂燕振宗公，于乾隆十八年（1753）迁秀新村建“新乔世居”（图 2），开始了黄氏宗族在坑梓镇的发展，不久之后，黄氏后代又先后建了“龙田世居”（图 3）、“龙湾世居”（图 4）、“长隆世居”等大型围堡，气派恢宏，成一统格局。这里有一条线索：即黄氏宗族在坑梓镇的播迁徙居，基本上是沿坑梓镇地方水系的方向逐渐发展起来的，该地有一条小河，名为“九曲十三弯”。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族人阿婆，恰逢秋收季节，忙于收割地里粮食，但苦于族内人手不够，部分稻子烂在田里，情急泪流，遂成小河^[7]。这条小河是坑梓黄氏宗族的生命河，更是个村围赖以发展和联系的纽带。黄氏宗族所形成的围堡群落，无不与这一条河息息相关：小河的坑梓源头正是居中公所建的“黄氏宗祠”，顺流而下，分别可见“新乔世居”、“龙田世居”和“龙湾世居”等黄氏围堡。可以说，小河“九曲十三弯”的历史就是黄氏宗族家族繁衍的历史，那弯弯曲曲的河道记载着黄氏家族的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事迹。这种沿河徙居建屋的方式，是客家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坑梓镇

黄氏宗族村落形态发展大致的结构线索。同样，这种方式亦可见诸于其它一些地区客家村落，如福建永定湖坑村的客家土楼群。

清代以后，经历了百年沧桑，黄氏宗族及其村围在坑梓镇的发展，从早期以家族为单元的集中式大型围屋转向了后期以家庭为单元的分散式单座建筑形态，可以看出宗族社会的逐渐瓦解，宗法观念的日益淡漠，家族经济体制发生演变，而建筑也随之分化，当然，这已是很晚近的事情了。但黄氏家族的整部历史，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东南沿海客家建筑的历史线索和依据。

“江夏堂”

走近坑梓镇黄氏的村围聚落，穿过两进幽暗的大厅和敞亮的院落，最后一进往往是黄氏家族高大美盛的祖堂，在烟气氤氲的香案俎豆之上，可见一幅悬挂着的木制匾额，上书斗大的金字“江夏堂”；这是各地黄氏宗族用以鸠宗聚族、认祖归脉的堂号。在此堂号之下，黄氏族人聚族而居，建基立业，形成大小不一、血缘统属关系分明的“宗祠”或“分祠”；坑梓黄只是整个黄姓大家族中的一个分支。

“江夏堂”最早的来历，据《黄氏族谱》称是“北宋进士、文学家黄庭坚，号山谷，知鄂州时，在江夏县建峭山大宗祠，命名‘江夏堂’^[8]”。另据谱载，宋初江夏（今湖北江夏县）太守黄峭山进士，娶官、吴、郑氏三妻，生二十一子，子孙满堂。但一枝难托群鸟，他命三妻各留长子侍候在侧，其余各子择地分居立业，别时吟内八句、外八句诗相送，并嘱后世子孙以此诗为证，认祖归宗。从此其子孙散处江浙、豫章、岭南各州县，各地黄姓均以“江夏堂”为其堂号。^[9]在堂号两边的堂联往往叙述了各地黄氏家族的渊源脉络，坑梓镇各黄氏祠堂上的堂联实际上是黄氏家族的“微型族谱”：如老坑村的盘龙世居、金沙村的长隆世居、青排世居的堂联为“颍川世泽，江夏家声”；新乔世居的“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分万派总是同源”；龙田世居的“龙门得意登春榜，凤诏新颁建立田”等，字字说明了黄氏家族的郡望及发祥地所在。

坑梓镇“江夏堂”旗下的黄氏宗祠及其围堡建筑型制，与其历史渊源和迁徙所自的梅县地区客家民居有着很大的关系。从龙岗区其它区域的客家姓氏族谱来看，如罗姓、萧姓、曾姓等，其先民大多来自梅县地区，前述“迁海复界”以后的第四、五次迁徙，形成了现在的龙岗地区客家人的聚居群落，坑梓镇也不例外。以建筑风格的演变而言，坑梓镇的大型围堡基本上承袭了粤东北地区的基本型制，如“三堂两横”、方型围屋等。但在一些具体的细部技术特征方面又不尽相同：则吸收了当地非客家民系的建屋技术和施工方法^[10]。这也说明建筑技术的发展演变，并不一定与客家人迁徙的历史脉络完全符合一致，尤其是整个粤东地区的客家人迁徙过程十分复杂，历史上存在着回流逆迁的过程，所以又不宜轻易下结论说坑梓地区客家民居直接传承于梅县地区客家民居。

坑梓镇客家围堡在建筑的布局上仍保留了传统客家民居“三堂两横制”的对称式布局，其基本的特点仍是封闭式方型围屋，外观高墙森院，四角碉楼，防御功能强；内部重门叠院，天井、厅堂、横屋，层层相套，空间十分复杂



| 序号 | 名称 | 所在地/村址 | 年代 |
|----|------|------------|-------------|
| 1 | 黄氏宗祠 | 惠东/三多竹 | 明代以前 |
| 2 | 黄氏宗祠 | 坪山/江边村 | 明末清初 |
| 3 | 黄氏宗祠 | 坑梓/西坑(老坑村) | 康熙30年(1691) |
| 4 | 新乔世居 | 坑梓/秀新村 | 乾隆18年(1753) |
| 5 | 龙湾世居 | 坑梓/大水湾村 | |
| 6 | 龙田世居 | 坑梓/田段心村 | 道光17年(1836) |
| 7 | 龙敦世居 | 坑梓/下田村 | |
| 8 | 吉龙世居 | 坑梓/田段心村 | 光绪14年(1888) |
| 9 | 盘龙世居 | 坑梓/龙衣围村 | |
| 10 | 围龙世居 | 坑梓/秀新村 | |
| 11 | 秀岭世居 | 坑梓/秀新村 | 乾隆59年(1794) |
| 12 | 长隆世居 | 坑梓/金沙村 | 乾隆59年(1794) |
| 13 | 青排世居 | 坑梓/金沙村 | |
| 14 | 回龙世居 | 坑梓/金沙村 | |
| 15 | 荣田世居 | 坑梓 | |
| 16 | 丰田世居 | 坪山 | |
| 17 | 新普世居 | 坪山 | |

注: 此表为不完全统计资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尚有更多的黄氏宗祠和世居被发现。

(图5~7); 屋前有半圆月塘, 禾坪, 屋后有高台花胎, 围龙等。但与梅县客家民居相比较, 无论是在建筑的总体制上, 还是在细部的构造和材料上都拥有了其自身的一些特点。闽西、梅县客家民居在型制上, 主要是圆形的土楼和半圆形的围屋, 而坑梓方型的围堡, 更接近于闽西的“五凤楼”型制, 而与赣南客家方型土围所不同的是, 坑梓方型围堡造型更趋于完善和精致, 体现出殷实望族的隆盛繁华景象。历史上客家人第五和第六次迁徙, 粤东北的客家人回迁至赣南的“三南”地区, 形成了现有的赣南方型土围型制, 时间也在粤东沿海地区“复界”之后, 各自传承关系复杂, 难说其中的影响谁为主次。

坑梓客家围堡在空间组织、环境布局 and 材料运用上也较闽西土楼、闽西围龙屋显得颇具自身特色。在家族的一统院落之下, 各个小型的家居单元相对独立, 自成一体, 如龙田世居的家庭居住单元一户三间, 前以回廊过道隔出天井小院, 空间布局十分经济而合理。村围环境常常是按风水理念经营布局, 建筑朝向以地形山势为本, 不以南北为主朝向, 所以常有偏东朝西的座向方位, 如龙田世居、新乔世居亦非正南北之座向。建筑材料的运用亦十分细腻和讲究, 外墙材料为三合土砌筑的院墙, 与闽西土楼的简陋的生土外墙相比, 在材料的性能上更显得成熟而耐用, 新乔、龙田、龙湾、长隆、荣田等世居, 外墙材料经百年风雨, 依然坚固耐久, 少有风化。

龙田世居

历史上的坑梓, 由于黄氏宗族的在此徙居繁衍, 使得该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发展。黄氏宗族依据自身庞大的亲缘和地缘网络, 发展族帮经济, 兴建大型村围聚落。根据我们实地所考察结果, 在坑梓镇黄氏宗族村围当中, 早期



8



9

的有数十座“新乔世居”、“龙湾世居”、“龙田世居”、“盘龙世居”、“回龙世居”、“城肚”等〔见附表〕, 其中以龙田村的“龙田世居”型制最为完整(图8、9)。

据门楣石刻上的记载, 龙田世居建于道光十七年(1836), 为黄氏宗族第五代世祖黄泰元携同其子共同兴建, 堪称黄氏宗族的“代表作”。龙田世居外观粉墙黛瓦, 气势恢廓。总平面为龟背形, 前以半圆环形护城河, 代替通常的半圆形月塘, 后则环以半圆形院墙呼应, 总体形似龟背。朝向为北偏西38°。院墙通高9.5米, 用厚约0.8米的三合土砌筑而成, 墙面有葫芦状枪眼, 顶部用灰砖叠涩砌成棱形锯齿状屋檐, 出檐约0.5米。四角碉楼, 屋顶为南方民居所常见的“提壶耳”形式, 上有类似古代兵器的叉-“拒雀”, 作避雷之用。龙田世居面北对外有三道大门, 居中正门之上题“龙田世居”正体楷书, 是整个世居的主要入口处。两侧纵向门

廊的排列上,从正面侧门对着的“纵向天井”内各门廊,兼逐级向内收分,有半门之差,避免轴线上各门廊直接相对,有“财气不可外流”之寓意。

龙田世居的空间格局反映了黄氏宗族内部的亲缘关系和组织结构。穿过“下天街”院落是龙田世居的中部祠堂,按秩序依次排列着上、中、下三堂:上堂为祭奉祖先牌位的场所,体现出先祖至高无上的等级地位,是整个族群的中心所在,它起到鸠族聚众、返祖归宗的象征作用;中堂为族人举行重大活动如婚丧嫁娶的地方,是行政议会之场所;下堂常为入口或日常活动的空间。三堂构成了宗族成员的公共集会活动的场所,透过三堂的等级空间,在先祖的牌位之下,我们似乎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黄氏族人金字塔般的亲缘组织关系,一代代族人在此绵延不绝、繁衍不息。值得说明的是,客家人生活在围屋城堡之中,实现着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公有的宗法制度,家族有着族人所共有的族田、公产田、财产等;选举德高望重者为族长或村长,每年主持祭奉祖先、修缮宗祠、编修族谱等各类活动,为了维系家族的团结,严格地执行宗法伦理体制,奖励先进,处罚违反族规者。在至高无上的祠堂空间之下,却也有着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平等的微型居住空间,在龙田世居整个村围之内共有33套家庭生活单元,每个居住单元均有着独立的天井、堂屋以及围绕它合理组织的厢房、卧室、厨房、水房甚至门廊、照壁等,自成完整生活系统。当宗族繁衍、人口增长时,围村无法继续容纳众多族人,此时家族往往鼓励后辈出外开拓,兴建新围,不断扩大整个家族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黄氏宗族在坑梓得以发展众多村围的原因所在了。

站在不远处现代化的深汕高速公路之上,回望夕阳余辉之下被公路和洋楼所包围的龙田世居,斑驳陆离的墙面色彩,层层叠叠的屋面轮廓,会让人生发出许多的感慨和联想:时间在无情地消蚀着一切,客家的宗族社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已然瓦解,高速公路、摩登高楼正一天天逼近,拆毁或淹没了这些古老的村围遗址,人们在追逐现代化的梦想的同时,实际上在人为地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许,将来人们会懂得历史价值的宝贵,但却无法挽回今天人们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

注 释

[1]本文为龙岗客家民居研究系列考察报告之一,该项目研究得到龙岗国土分局的大力支持,谨在此感谢。

[2]据赖际熙民国九年撰《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3]有关该客家称谓研究结论的考证分析,详见深圳大学刘丽川女士所撰写的《也谈“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一文。

[4]据嘉庆年间的《新安县志》卷9载。

[5]据《宝安县志》“县、镇名来历考”所记。

[6]据《黄氏族谱》记载。

[7]据张卫东、刘丽川先生实地采访记录当地老人传说的故事。

[8]参见《江夏黄研究》、《黄氏族谱》。

[9]参见《江夏黄研究》、《黄氏族谱》。

[10]以龙岗何坳村陈姓宗族(早于客家人定居龙岗的非客家民系)的祠堂建筑风格及技术为参照,可见出两者之间的类同性。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

(收稿时间:2000年4月)

2001年世界各国建筑活动日程表

| 日期 | 地点 | 活动内容 | 组办单位 | 联系方式 |
|----------|---------|------------------------------|--------------------|--|
| 3月1-4日 | 巴西巴西利亚 | 国际建协理事会 | 巴西建筑师学会 | T. (33. 1) 65243688-45240278 E-mail: uia@uia-architectes.org |
| 3月6-8日 | 法国巴黎 | 第20届CAD/CAM/CAE及设计新技术国际会议并展览 | M ICAD | T. (33. 1) 53171140-F. 53171145 E-mail: m icad@bip.fr www. bip.com |
| 3月22-25日 | 法国巴黎 | 国际房地产博览会 | | T. (33. 1) 55288388-F. 55288389 |
| 3月27-29日 | 南非开普顿 |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会议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开普顿大学 | T. (27. 21) 9593278-F. 9592580 E-mail: tania@uwc.ac.za www. srhe.ac.uk |
| 4月 | 爱尔兰都柏林 | 国际建协建筑与残疾人工作组学术会议 | 国际建协建筑与残疾人工作组 | T. (31. 20) 5553666-F. 5553699 E-mail: bna@bna.nl |
| 4月9-13日 | 古巴拉哈瓦依 | 第5届建筑遗产国际会议 | CENCREM | T. (53. 7) 613775-F. 335696 E-mail: congreso@cencran.cult.cu |
| 4月2-8日 | 德国慕尼黑 | 2001年世界建筑施工博览会 | 慕尼黑展览公司 | T. (49. 89) 94911348-F. 94911349 E-mail: new.sline@messe.muenchen.de www.Melbourne.de |
| 4月18-20日 | 澳大利亚墨尔本 | 城市边沿(城市设计)国际会议 | 墨尔本市政府 | Telex: 61-3-96588624 Fax: 61-3-96588840 E-mail: cityedge@Melbourne.vic.gov.au www.Melbourne.vic.gov.au/cityedge2 |
| 4月23-28日 | 西班牙巴塞罗那 | 2001年世界建筑博览会 | 巴塞罗那博览会组委会 | F. (33. 1) 47072939 |
| 5月1-5日 | 以色列特拉维夫 | 2001年国际环境技术展 | | www.export.gov.il E-mail: israeli@export.gov.il |
| 5月5-6日 | 瑞士洛桑 | 奥林匹克与建筑——承办城市的未来国际研讨会 | 国际奥委会、国际建协体育与休闲工作组 | T. (44. 207) 5805533-F. 2551541 E-mail: geraint.john@luton.ac.uk |
| 5月9-11日 | 挪威奥斯陆 | 未来建筑论坛 | 国际能源委员会(IEA) | www.ecbcs.org/Futurebuildforum.htm |